

“民间宗教”与“新兴宗教”都是学术研究下权宜性的分类概念,实际上几乎没有宗教团体愿意自称为“民间宗教”或“新兴宗教”,也不喜欢学者称其为“民间宗教”或“新兴宗教”。不管是“民间宗教”或者“新兴宗教”都是紧扣着“宗教”而来的类概念,本质上就是“宗教”,只是以“民间”与“新兴”来说明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但不能因此而损害其作为宗教的基本内涵。

“新兴宗教”不是指其宗教形态是崭新的,而是指能超出传统宗教原有的纯粹范畴,开辟出自身宗教文化再创造的历程,对应时代的变迁作相当程度的自我调整,以更为广泛的社会适应性,以新的宗教主张或运动形态争取到更多民众的支持与拥戴,这是其正面的信仰功能。但是当新兴宗教与世俗社会相结合,若一味地讲究与现实利益相妥协,涉入世俗领域太深,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也会危及其终极的神圣领域,伤害到该宗教团体理想性的信仰情操与价值取向。“民间宗教”与“新兴宗教”在现代社会里教派极为分歧与多样,但不是每个教派都具有健全的宗教体系,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各个调适不良的生存困境与冲突。

## 教派书写与反教派书写

孙 江

(日本静岡文化艺术大学国际文化系副教授)

在西方,很早就有人称中国民间存在的各种名目的信仰结合体(以下称“教门”)为 *secret sect*。19世纪末,以济南为中心进行传教活动的詹姆士(F. H. James)在上海召开的新教传教士大会上报告说,山东地区存在一百种以上的 *secret sect*。“sect”一词源于拉丁语 *secta*,本义为学派、党派、说教等,有“切断”之意,在基督教语境里,指从教会(*church*)分离出来的团体。宗教社会学家威尔逊(B. Wilson)曾给 *sect* 下过一个定义:“严格意义上的教派是指这样一类团体,即,广义上这种团体产生于既有的宗教内,但是至少在宗教实践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里,将自我和他者区别开来。”

那么,在中国语境里,*sect* 所指为何呢?*secret sect* 译成汉语为“秘密教派”。“秘密”作为形容词表示教门所处的“地方性”状态,而教门之所以是秘密的、非公开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地方性”教门的内容和形式受到了官方话语的排斥。詹姆士承袭了以往传教士的基督教本位的看法,将他所认知的一百多种民间教门尽皆纳入 *sect* 这个模糊差异性的话语装置里。*sect* 至今仍被广泛使用,被作为自明的概念运用于中国语境,形成了可以谓之“教派书写”(writing *sect*)的欧美中国民间教门研究的传统。

但是,当我们试图将 *sect* 还原于民间教门所处的历史语境时,则不难发现作为理念的、抽象的 *sect* 和作为实体的、个体的 *sect* 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被贴上 *sect* 标志的教门,在“教派书写”的历史叙述里已经被送上一条无法自我还原的不归之路。欧大年(D. Overmyer)的《民间佛教——晚期传统中国的异端教派》是“教派书写”中的名著。作者将 *sect* 界定为“以个人拯救为目的而自发成立的结社(*association*),是与较大的、既有的宗教体系(*religious system*)相对应而出现的结社”。从这个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到威尔逊的教派定义的影子。那么,欧大年所说的 *sect* 对应于怎样的宗教体系呢?正如作者英文书名所表示的,*sect* 具体指的是“民间佛教教派”。如所周知,民间教门存在多神崇拜、教义中糅合了儒释道等诸多因素,所以,很难将欧大年所说的 *sect* 归入单一的“宗教体系”里。作者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将该书的中文版定名为“民间宗教教派”。这一来回避了裔出基督教的 *sect* 所带来的难题,但是,什么是“民间宗教”呢?在没有对“民间宗教”作出界定之前,模糊地使用“民间宗教教派”一语,似乎仍然没有解决问题。

其实,民间教门是否从儒释道、抑或“民间宗教”中离析出来,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形来判断。中国和日本学者在这方面作过很多辨析。另一方面,许多教门是民间根据自身的精神需求所进行的能动性创造的产物,只是在创造过程中动员了若干儒释道等资源而已。而且,这些教门既未必都是通过切断与儒释道的关系后而形成的独立教派,也未必都是切断与“民间宗教”的联系而形成的独立教派,有些可谓

儒释道或者三者混合体的民间形态。笔者曾研究过清嘉庆十九年(1814)在山东武城县发生的一个教门案。档案中都称该案为“如意门”(或曰“一炷香”)教案。但是,仔细阅读供词发现如意门徒有虚名,与其说这里的如意门是从某一教派传承下来的,不如说是由核心人物根据如意门偈颂的片言只语再创造而成的小规模的信仰聚会。因此,面对中国 sect 内部存在的诸如此类的差异性,面对 sect 所包含的基督教的投影,有必要对“教派书写”的历史叙述进行反省。

首开“书写教派”先河的是迪德鲁特(De Groot)的《中国的教派和宗教迫害》。这部两卷本的著作反映了19世纪传教士对中国民间教门的认识水平,它是研究民间信仰/教门的重要著作。但是,从今天的立场看,该书既有真知灼见,也有不少偏见和误解,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作者是从 sect/sectarianism 的角度来观察民间教门的。由于 sect 带有“切断”之意,作者很自然地承袭了帝国权力对民间教门=邪教的诠释,把教门的历史纳入到一个由叛乱和被迫害相互交织的、绵延不断的政治叙述里。意味深长的是,传教士对佛教和道教的 sect 的民间教门的关注,背后有着传播基督教的动机。艾约瑟(Joseph Edkins)就误以为反对偶像崇拜的无为教(Wu-wei kiao)信徒可以改信基督教。殊不知,带有禅宗特点的无为教既然反对偶像崇拜,基督教的上帝崇拜自然也不在例外。明恩溥(Arthur Smith)讲述过一个名为中央门的民间教门改信基督教的故事。中央门教派活动在山东德州附近的乡村。同治五年(1866)春,该教派作为“邪教”遭到清政府的严厉弹压,核心成员或逮捕入狱而死,或被流放。据说该教派核心人物(Old Man)目睹基督教的传播和反教风潮兴起,在被捕时曾嘱咐信徒说:“如果中央教义失败了,而外国人的教义行得通的话,就加入后者。”结果,大批中央门信徒依言加入了基督教会。明恩溥强调这是基督教教义的力量。但从整个事件看,一群身处危险状态的民间教门,在领导人被逮捕、面临政府弹压的情况下加入基督教,未必就有那么纯粹的宗教动机。所谓“外国人的教义行得通”,与其说是指基督教在教义上具有优越性,毋宁说基督教这一“异端”由于有条约这一护身符的保护,比之传统的“异端”具有社会政治优势。在此不难看到,关于中国民间教门的“教派书写”所存在的问题。

纳义(Nye)从人类学对文化概念的解构——反文化书写(writing against culture)中得到启发,提出“反宗教书写”(writing against religion)的概念。他认为,在约定俗成的前提下,废除宗教概念不是可行之法,但是,可以通过对宗教的解构和使之动词化,摆脱它所凝聚的压抑性、均质性的内容。关于 religion/宗教在中国语境里的问题,这里暂且不谈。基于和纳义同样的理由,笔者认为在研究民间信仰/教门时,我们需要一种“反教派书写”(writing against sect)。所谓反教派书写,首先要揭示 sect 的非自明特质,消解与其相关的诸如秘密宗教、民间宗教以及邪教、异端等概念所带来的本质主义的历史叙述,把教门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其次,在此基础上,不仅要关注教门的历史“连续性”,更要关注教门在具体历史情境下发生的“断裂性”问题。以往关于教门的研究在前者着力甚大,成果最丰,而对后者的关注似乎不足。在笔者看来,这种反教派书写的努力可以为将来书写中国民间教门的真正历史奠立一块坚实的基石。

#### Written Conversations on the “Studies of Folk Faith and the Chinese Society”

**Editorial notes:** As an important visual angle in th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for its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society, the folk faith is receiv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a. Since th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have undertaken the subject “Studies of Folk Faith and the Chinese Society”, one of the key subjects in the Nation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y have proceeded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folk faith and religion, made deep inquiry into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the studies of folk faith and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have achieved considerable progress. The comments provided b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re part of the achievements.

**Keywords:** folk; faith; religion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